

# 炮仔聲

作者：宸子

## 一、我也曾經害怕鞭炮，卻不是因為聲音。

每年除夕夜半，我會倚窗看著深邃的夜色，夜色裡有種氣息，凜冽而帶著溫柔。幾聲密集的巨響從窗外傳來，我探出頭去，看見金光燦爛，繽紛多彩的火花半空中舞動，黃綠橙紅，閃閃動人。那煙花施放的地點就在不遠的小公園處，聲響震耳欲聾。巨響裡，我感到一絲暖意，我知道，新的一年又到了。

記憶裡幾乎所有小孩對那些突然而爆破的巨響都是忌憚的。炮仔聲響起，雙手抱耳，四處逃竄，可愛的模樣彷彿是所有人童年的共同經歷。

我也曾經害怕鞭炮，卻不是因為聲音。

## 二、流離炮火中，父親是我堅不可摧的碉堡，但我卻在其中受過另類的轟炸.....

我的幼稚園的老師曾經教導我施放鞭炮的諸多危險。記得那時小小的教室門口有扇紗窗門，他說鞭炮的餘燼沾染上了這種門窗，星星之火得以燎原。現在想起來，他的說詞極其前衛而科學，門上鐵砂縱橫交錯，與空氣接觸表面積極大，增加燃燒速率使災情加重。他說的鉅細靡遺，我聽的心驚膽跳，深怕烈火焚身，亦怕家中慘遭祝融，從此對鞭炮心生畏懼，敬而遠之。

十多年前的春節，全家到恆春旅遊，父親騎著摩托車帶我在古城內閒晃，沿路炮仔聲此起彼落讓我十分不安。我那時眼睛是敏銳的，聽覺是機靈的，特別去留意空曠而人影稀疏的廣場和古城牆的附近，那是煙花施放的絕佳地點和冲天炮的天然炮台。父親很能體諒，盡量不靠近這些地方，但偶有稍不留意之處，水鴛鴦抑或小甩炮之聲在忽然出現，我尖叫，父親便催下油門，加速離開。那時煙火於我像流彈，爆竹聲則像槍響，我是在戰火下失所逃難的一員，小小的身軀中驚悚無限；不過前有父親讓我緊緊抱住，仍有一份著實的安全感。

流離炮火中，父親是我堅不可摧的碉堡，但我卻在其中受過另類的轟炸。

記得有一回到雲林北港，我吵著想去朝天宮看一看，不巧，那天朝天宮來了一支進香隊伍，廟口燃起一地桃紅色的紙鞭炮，隨後是一陣硝化的氣息，厚重的煙霧如潮水般湧來，星火點點挨在身邊炸響，甚是可怖。我嚇哭了，手中幾炷香一丟，躲到路旁的店家裡，邊跑還邊嚷著想要離開。我並不奢望這時候有誰能保護我，但至少不要阻擋我的逃亡路線；然而父親卻板起了一張臉，搶拉著我進廟，參拜，然後在離開後對我一陣痛罵。

### 三、父親的眼神有時讓我不敢和他對視。他的上眼瞼特別尖，眼角到魚尾紋拉成陡直的線性.....



父親的眼神有時讓我不敢和他對視。他的上眼瞼特別尖，眼角到魚尾紋拉成陡直的線性，瞳孔迷離卻有神，讓人猜不清他在想什麼。這好像是某種傳統東方式父親的威嚴，對所有事情講求一份不可逾越的道理，比方躲鞭炮。父親說，來拜拜是我選擇的，既然來了就不許害怕，要害怕就不許來，來了還哭成這樣很沒擔當。我哪知道甚麼擔當，哭了還被罵真是委屈。兒時被家長斥責，常常是聽不懂家長想表達的意思，只是那種憤怒有種至高無上的壓力，逼人折服、哭泣、認錯，但自己做錯了甚麼其實並完全不知道。

後來我才明白，父親生氣，不是因為我膽小，而是覺得我幼稚。

為了不讓父親生氣，我曾經擲筊問過媽祖娘娘，能不能讓鞭炮從這世界上消失？這個行為現在想起來格外好笑。說來奇怪，我那時竟連得三個聖筊，還抽出了一枝上上籤，籤詩了內容我已經忘記了，只記得拿給母親看以後，母親淡淡地跟我說，順其自然，時間會給我一個交代。

我不懂母親在說什麼。

但我可等不到時間給我答案。在我害怕鞭炮的那些歲月裡，過完元宵，連續幾個星期天住家附近都會有進香活動。先是路口的萬教帝君廟，冲天炮犀利傲岸地撒野，隔著幾條街仍聽得格外清楚；再來是住家後巷的玄天上帝，那神轎入廟之前，爆竹和大龍炮火爆地激盪著，隔天出門還能看到滿地的紅紙屑。

那時候我不敢在星期天出門，深怕被埋伏在某個街口的遶境隊伍和鞭炮突擊，但在家卻又好奇地探出頭看看煙火絢爛，就像過年的午夜那樣。久了我發現，自己和這些隔著距離的炮仗聲有一份獨特的感情，融合著觸覺的恐懼、聽覺的震撼和視覺的華麗，並且週復一週的出現。鐘鐃鼓鈸，噴吶號角，和鞭炮形成另類的曆法，計數著日月，一直延續到三月媽祖生日的大繞境為止。

### 四、我想起江蕙的那首〈炮仔聲〉中：「炮仔聲，催阮著來起行。」.....



我想起江蕙的那首〈炮仔聲〉中：「炮仔聲，催阮著來起行。」人們在迎娶新娘時也會放鞭炮，一切程序禮俗由此展開。可能鞭炮聲是時間最具體的註腳，無論過年時、結婚時、廟會時，炮聲一響，昭示著下一個階段的到來。

我已經忘了自己從什麼時候開始不再害怕鞭炮，大概是學會諸多防災觀念和化學知識之後。人懂得愈多，怕得愈少，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。

去年看到艋舺青山宮王爺祭，鞭炮煙火在狹小的臺北市街響了整夜，居民抱怨連連。我在網路上看到了許多意見，認為放鞭炮噪音擾民，汙染空氣，極不可取。謾罵聲聽起來刺耳，把網路論壇燃炸的紊亂失序，從幾個理性的網友的發言中得知，原來法律規定，台北市現在不能放鞭炮了。

### 五、今年除夕吃完年夜飯，發了簡訊跟幾個老師和朋友拜年，.....



今年除夕吃完年夜飯，發了簡訊跟幾個老師和朋友拜年。住台南的好友V拍了她放仙女棒的照片給我，一點金光在凜凜寒夜裡畫出愛心、笑臉，活潑可愛。我忽然心裡一陣悸動。其實我和V是約好的，今年過年要找個時間碰個面，一起吃喝玩樂，一起放仙女棒，無奈疫情，一切作罷。她發這個訊息來，大概是想告訴我她沒忘記約定，約定仍在火光中燦爛燃燒。

我喜歡看V的笑容，特別是照片裡，閃耀的光點之中，有一份說不出的自然與純真。我想起自己小時候，很多朋友、親戚都會在逢年過節時一起放仙女棒，那些親情友情彷彿能在燃燒之中連成線條，燦然生光。V常說，沒放過仙女棒的人沒有童年，大概就是此理，不過那個沒有童年的人正是我。我跟V說過我小時候的畏懼，現在想起來，有些莫名其妙，彷彿嘲笑自己的膽小幼稚。

仙女棒也好，甩炮也罷，廟會放的爆竹，結婚放的大龍炮，舊曆年時冲天炮咻咻作響，新曆年時煙火璀璨綻放。這不僅僅是硝化物的燃燒反應，而是一切情感的見證，對家人，對朋友，對事業，對國家，當然也對自己。

我也想放仙女棒，填補我那因為害怕而缺角的童年。

「去自強路上看看吧，小時候帶你去過。」父親說。「大漢啊，敢放炮了。自己去，小心車。」

我好開心，語氣中，父親知道我長大了。

但自強路上燈火闌珊，店家各個鐵門緊閉，哪有人在賣炮仔？

「過年時候沒開？不會太扯嗎？」父親也很納悶。

「倒了。早就倒了。現在臺北誰還在賣炮仔？」母親怎麼這時候才告訴我。

外頭還是偶有炮仔聲，我不清楚那些人在哪買到鞭炮的，也不知道他們施放是否合法。那些聲響間歇，不若印象中頻繁，有些淒涼，有些悵然。我忽然想起兒時擲筊的事情，也許媽祖娘娘早就預知了一切。時間的腳步帶著我長大，但也讓一些事物緩緩謝幕，一些鞭炮的聲響，一個有情的時代。

今年母親說她累了不想守歲，早早就叫我上床去，但我遲遲沒有入眠。翻覆了一會兒，我又聽到轟隆的煙花聲在外頭炸響。新年到了。不過這回施放的地點不在附近的公園，而是在幾里之外。那聲音若隱若現，如這夜色一般，深邃而遙遠.....

CONTACT US | [mingzhu112team@gmail.com](mailto:mingzhu112team@gmail.com)



Copyright© 2023 Mingzhu | All rights reserved